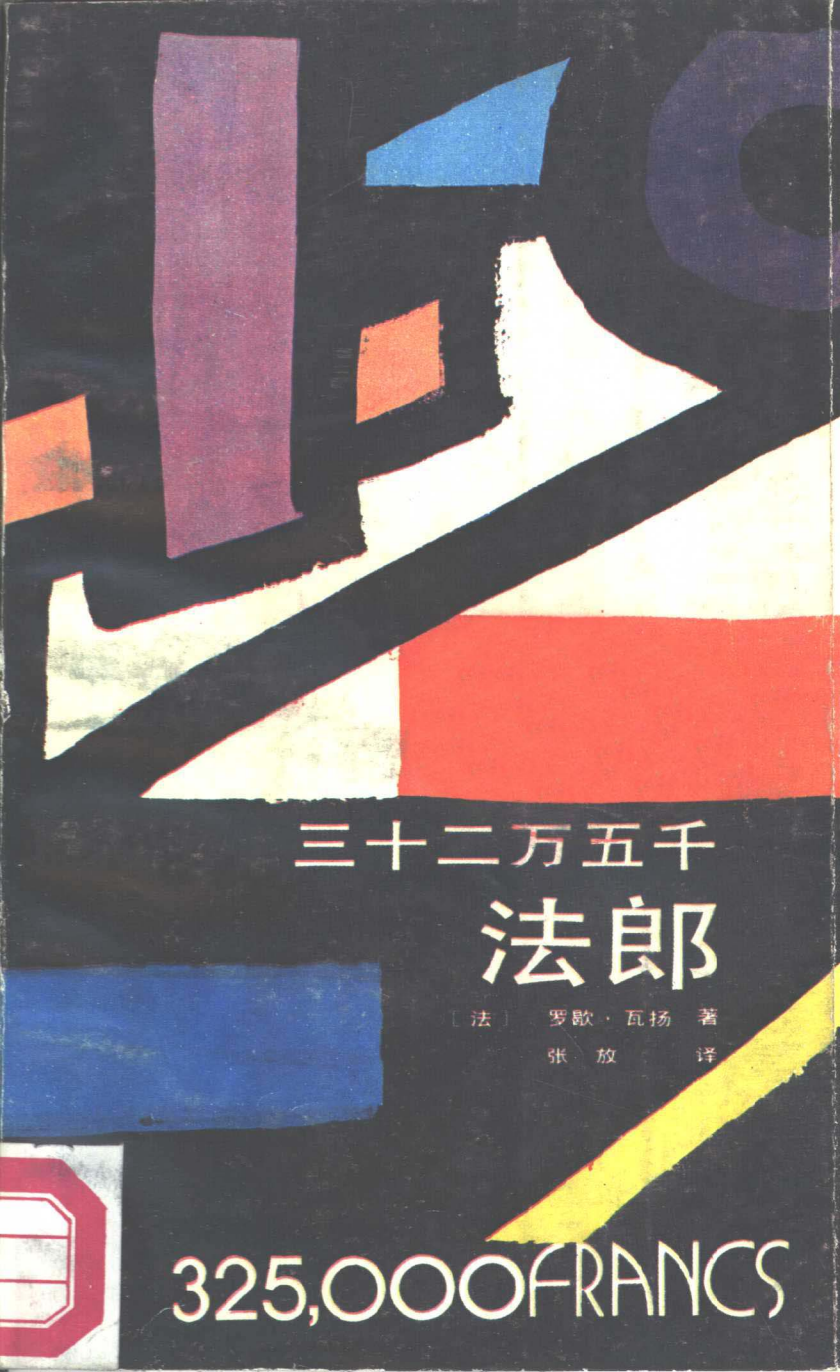




三十二万五千

法郎

[法] 罗歇·瓦扬 著
张放 译



325,000FRANCS

三十二万五千法郎

325.000 francs

责任编辑：刘扳盛 廖槐芬

封面设计：徐家琦

三十二万五千法郎

〔法〕罗歇·瓦扬 著

张 放 译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32开本 7.125印张 1插页 103,000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册

书号10111·1458 定价1.20元

[法] 罗歇·瓦扬 著
张 放 译

Roger Vailland
325.000 Francs
Editions Buchet-Chastel
2^e trimestre, 1965
Paris

毕奥那自行车环赛在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举行。有六个省的优秀业余爱好者参加争夺。这六个省是安恩省、罗纳省、伊泽尔省、汝拉省和上下萨瓦两省。这是一场艰苦的竞赛：运动员必须三次穿过海拔一千二百五十米的克鲁瓦路斯山口。各个自行车运动联合会的领导人每次都要派观察员光临。有好几次，毕奥那环赛的优胜者成了职业运动员，并且在巴黎——里尔，巴黎——波尔多，意大利全国环赛和法国全国环赛中崭露头角。

我住在离毕奥那城不远的一个山村里。毕奥那是一座工业城市，它是法国塑料制品的主要中心，位于汝拉山区，驱车不到一小时便可到达瑞士边界。傍晚，我常常开车下山到毕奥那城。我喜欢工业城市里的那种喧闹。工人下班时，摩托车大声地吼叫着在自行车之间穿行，店铺里挤满了女人，咖啡馆的露天平台充溢着

香料的气息。

一九五四年环赛的前夜，晚上七点左右，我来到毕奥那城的主要通道让一若累斯大街。当时，我的妻子戈尔德里雅陪着我。我们在一爿商店门前停下车。商店里灯火通明，照得那些廉价首饰光芒耀眼。毕奥那城里的橱窗通常要比外省的亮堂得多，使人想起巴黎郊区的蒙路兹区、圣一德尼斯区和杰诺维里埃区。我们远远望见玛丽—亚娜·勒麦歇在脚步匆匆的行人中不慌不忙地走着。她的白色呢上衣舒展挺直，三波浪形的发式整整齐齐，那双照例是最小号的长统袜紧紧地裹在腿上。她略微上了点妆：嘴唇抹了一点口红，眼皮涂成淡蓝，更衬托出眼睛的蓝色。她刚从市场回来，手提网兜，里边装满蔬菜和做色拉用的生菜，最上边放着三只西红柿。

我们曾多次在工人朋友的家里或公共舞会上碰到过她。她经常和比她小三岁（玛丽—亚娜二十五岁）的小伙子贝尔纳·比萨尔一起外出。比萨尔的工作是用三轮车把塑料制品厂注塑压模机大批生产的半成品，运送到组装车间，由那里的工人完成产品。服兵役回来后，比萨尔便买了一辆赛车。每当工作结束，他就

去体育场练习，那里的跑道垫得高高的，很象自行车赛车场。他有时也去附近的马路上练习，不是骑三轮车，就是踏两轮车，总之，他整天都在车轮上活动。

戈尔德里雅和我都弄不清比萨尔到底是玛丽—亚娜的情人呢还是未婚夫，或者仅仅是她的同伴。他们之间互相称“您”，很少挽着胳膊，我们的朋友都是分别邀请他们的。但是，在舞会上，玛丽—亚娜只同比萨尔跳舞。戈尔德里雅有一次问她这是为什么。

“他自尊心很强。”玛丽—亚娜回答说。

她接着又补充道：

“永远不要伤害一个男人。”

在相互问好，交流了朋友们的情況之后，玛丽—亚娜问道：

“你们知道吗？比萨尔要参加自行车环赛呢。”

她相当兴奋地向我们解释说：这是比萨尔第一次参加重大比赛；最后时刻有人要花招，几乎影响他报名；他的老板的儿子保尔·莫海乐也是毕奥那“自行车之星”俱乐部的主要赞助人，但别人都不肯相信他承诺的事，因为他说话常常不算数；还有，比萨尔顺利地入选

毕奥那城卫冕代表队等等。

“那太好了。”戈尔德里雅说，“这阵子，我看他竞技状态挺不错的。”

我们邀请她到时候乘我们的车，一起去看比赛。

“噢！好极了！”她说。

我们陪她回到家里。她一边聊天，一边把晚饭搁到火上，以便等她在塑料制品厂加班的母亲一到家就能吃上热饭。接着，她又开始做活儿了。

玛丽—亚娜学过刺绣。她整天坐在窗前，不是缝就是绣。她住在莫海乐居民区唯一的一所木板房里，就在圣—克洛德公路旁。因此，一年四季，过路人都能看见她端坐在高背草垫椅子上，手里经常摆弄着各种精细的布料，什么细麻料啊，丝绸啊，薄纱啊等等，都是雪白雪白的材料，只有她的涂油的指甲在一片白色中露出鲜红的斑点。

第二天，我们提前到达了挂着“小土伦”招牌的咖啡馆。这是毕奥那“自行车之星”俱乐部办公的地方。

保尔·莫海乐正在向全队最好的运动员、

十二号列努瓦尔解释应采取的战术，用以战胜里昂运动员和格诺布尔的一个劲敌——十七号。

“小土伦”咖啡馆老板让伯·达尔让向我挤挤眼，表示对小莫海乐的嘲弄。让伯·达尔让当过外籍军团士兵、海员、老船夫。据他认为，在毕奥那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值得认真对待。

玛丽—亚娜挽起戈尔德里雅的胳膊；她不喜欢让伯·达尔让这家伙。

比萨尔进来了，他身穿缀有“自行车之星”徽章的红色运动衫，手扶着赛车。他远远地向我们点头打招呼，玛丽—亚娜也点头回答他。

比萨尔在大厅的另一头把车靠在一张桌子旁边。他用手指抠抠车座上的什么东西，审视着车子，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接着，他把车翻过来，转动车蹬，侧耳倾听转动的声音。比萨尔身材高大，面孔瘦削，鹰钩鼻子，肤色黝黑。

他斜背着印有“自行车之星”的挎包，在里边翻寻着什么，接着从里面拿出油壶，往变速器里加油。

玛丽—亚娜已转过身去，径自走到门前，

望着天空：

“他们肯定要碰上暴风雨的。”她说。

比萨尔又听了一会儿车蹬的转动声。然后，他漫不经心地向我们走过来。他大腿上和小腿肚子上的长条肌肉在长着黑毛的皮肤下慢慢地扭动着。他站住了，玛丽—亚娜面向着他。

“您好，玛丽—亚娜。”他说。

她向他伸过手去。

“您好，贝尔纳。”她回答。

我从戈尔德里雅的脸上看得出他们见面的这种庄严劲儿使她开心。玛丽—亚娜和比萨尔互相严肃地对望着。

“那末，”比萨尔对我说，“你们就要看比赛了。”

“比赛路线我很熟悉，”我说，“如果从克鲁索那边来，克鲁瓦路斯山口那段路是够艰苦的。”

“在毕奥那，”他说，“我们都善于爬坡。”他继续望着玛丽—亚娜，她也不眨眼地望着。

保尔·莫海乐突然闯了进来。

“别干蠢事，”他对比萨尔说，“头两圈，你

要保持在赛车群里，哪怕是你感到车轮子在你屁股底下推你，也要这样做……当然，除非是列努瓦尔冲到前面……”

“他头两圈不冲出去吗？”比萨尔问道。

“你看情况吧……当他冲出去时，你就紧贴他的车轮跟上，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我一定能做到。”

“走着瞧吧……你紧跟上，按他的要求去做，别的你就甭管了。明白吗？”

“明白了……但是，假如列努瓦尔落在后面怎么办？”

“你用不着担心。”

“他可能会遇到事故的……”

“那末，如果你愿意，如果你的腿还没有软成一堆棉花，那你就碰碰运气吧。”

保尔·莫海乐转向我们。他长着大脸盘儿，脸蛋儿鼓鼓的，但他的脸色并不象人们从他的圆脸蛋儿想象到的那样红润。这是因为他经常在里昂或日内瓦的酒吧间过夜。

“让他们懂得比赛策略……”他对我说，“这可真难啊。”

他对玛丽—亚娜说：

“要有头脑，是用头脑赢得胜利的。让你

的好朋友牢牢地记住这一点吧。”

保尔·莫海乐迅速地转向别的运动员。玛丽—亚娜在听到“好朋友”这几个字时，脸红了。

“感谢您，”比萨尔对我说，“带勒麦歇小姐来看比赛……”

“我自我感觉很好……您瞧吧……”

“噢！”玛丽—亚娜说，“这可不是因为您参加比赛我才来看的。”

“您说话可真叫人泄气啊。”他说。

玛丽—亚娜小声地笑了。

“去吧，我的心肝儿。”她说。

“大家都到起跑线上去！”保尔·莫海乐喊道。

“祝你好运气！”我对比萨尔说，“我相信会很顺利的。”

“往前冲，”戈尔德里雅说，“甭管策略不策略的。我们会跟在您后头，给您加油的。您就看我怎么喊加油吧。”

比萨尔去取了车，又从我们面前走过去。玛丽—亚娜显得有点内疚的样子。

“祝您好运气。”她说。

他没有回答，走了出去。我们跟在他后

边。

这时，朱丽叶·杜塞骑着小轮摩托赶来了。

“红色运动衫，你穿很合适。”她对比萨尔说。

“肯定马上要来暴风雨了。”他指着克鲁索方向的天空对她说。

朱丽叶·杜塞身材修长，有着诱人的胸脯，逗引得男人们总想去摸一摸，她抵御着，却并不生气。谁见了她，都说：“多漂亮的身段！”

她向后仰起头，一头黑发拖得长长的。当她骑着摩托兜风的时候，风吹得她的裙子紧贴在身上，掀动着她的长发，真是漂亮极了。那些旅行推销员们，当他们在巡行记事本里写上毕奥那城时，他们会突然感到很幸运(或不那么不幸)，因为他们想到将会看到朱丽叶·杜塞驾着她的摩托车，头发被风吹动着，从他们身旁经过。

“今晚，你带我去跳舞，好吗？”她问比萨尔。

“今晚我会发困的。”

她向玛丽—亚娜这边瞥了一眼。

“好了，好了，”她提高声音说，“那我就给你添麻烦啦。”

这时，保尔·莫海乐从酒吧间走出来。是他给朱丽叶·杜塞买的小轮摩托车。

“她总想跟你好啊。”他向比萨尔说道。

朱丽叶指着比萨尔对保尔说：

“他可是个严肃的人。”

“放下你的摩托车，跟我来。”保尔说，“过一会儿由你发信号。”

“太好了！”朱丽叶叫起来。

她对比萨尔说：

“我将闭上眼睛，想着你。这会保证你取得胜利。”

“他根本不可能取胜。”保尔·莫海乐说。

“真是个小贱人。”他又补上一句。

毕奥那自行车环赛路线呈8字形，要连续跑三圈进行争夺。开始的一段，从山坡到克鲁瓦路斯山口有二十三公里距离，通过圣一克洛德国家公路，这段路修得很漂亮，坡度平稳，拐弯处有加高的外缘；然后是七公里陡直的下坡路，通过十三道弯路，直到毕奥那城。这是大环形路。小环形路指的是围绕毕奥那城十公

里距离，包括许多条块石铺的路和几段小斜坡路。在转第二圈时，路线倒过来，从克鲁索冲上克鲁瓦路斯山口，通过十三道弯路。一般来讲，真正的争夺是从这时候才开始。转第三圈时，跟第一圈方向一致。小环形路迫使运动员背向终点线，从这里人们已能看到终点线的榆树群标志。因此，小环形路包涵着比赛的全部意义。运动员每到此时都会想：一切必须从头开始。从这一时刻起，与其说是靠勇气争夺胜利，不如说是靠肌肉和呼吸。因此，毕奥那环赛路线正符合自行车赛的要求。自行车赛犹如一场斗牛赛，只是在运动员如斗牛一般筋疲力竭之时，自行车赛才达到最高潮。

朱丽叶·杜塞打响了出发信号，运动员们全速冲向圣-克洛德国家公路。我跟了一会儿，车上的计速表指示出每小时三十八公里。在这类外省举行的比赛中，业余运动员往往比参加大赛的职业运动员表现更为勇猛，而职业运动员在比赛中都愿意心照不宣地节省体力。

我驱车赶到前边，想看看第一个通过山口的人。观看助兴的人群站在公路最高点的白色横线旁边：第一个通过这条白线的人将获得名牌开胃酒厂商提供的奖金。一些家庭带来了野

餐，许多车辆排列成行停在草地上。高耸的汝拉山脉峰顶乌云密布；天气闷热，空气稀薄，牛蝇紧追着人不放。

八号第一个通过白线，这是个又矮又壮的小伙子。因为他特别矮小，尽管他是站在车蹬子上蹬车，我们也看不到那种舞蹈家式的悬臂蹬车的优美姿式。他穿着白色运动衫，没有俱乐部的徽章。

后边紧跟着赛车群，相差两分钟。他们知道奖金已被别人夺去，因此当他们接近白线时，也并不加速。十七号，那位受人敬畏的格诺布尔运动员，身着天蓝色运动衫，泰然地跑在前边。

比萨尔夹在赛车群中间，他爬上高坡以后，坐在车座上，只用腿劲蹬车。他全神贯注，却毫无倦意。他没有看到我们。

列努瓦尔在距离白线十米的地方，车轮胎爆了。没等他从车上下来，其他运动员早已消失，被吞没在通往克鲁索的下坡弯道上了。保尔·莫海乐乘坐他的“明星”牌轿车紧随赛车群，这时他停下来帮助列努瓦尔换车轮子。我们凑了过去。

“八号是谁？”我问。